

雨果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Victor Hugo
Sanwen*

百花文艺出版社

〔法〕维克托·雨果 著

雨果散文选

郑克鲁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雨果散文选

〔法〕维克多·雨果著 郑克鲁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宝坻县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10 1/4 插页 4 字数 208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1855-5/I·1644

定价:11.60元

内 容 提 要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政论家。

他一生写有三百多万字散文,包括政论、游记、日记、讲演、葬词、回忆录、纪念文章以及杂感、随笔等,形式丰富多彩,语言精粹洒脱,笔触细腻绵密,将细致的观察与独特的思维相结合,见解独到,有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的艺术性和珍贵的文献价值。

本书是雨果散文的精华,反映了诗人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

目 录

见 闻 录

塔莱朗	(3)
拿破仑的葬礼	(6)
芳汀的由来	(34)
死囚监狱	(39)
路易—菲利普的潜逃	(51)
巴尔扎克之死	(60)
在兰斯	(66)
目击者的叙述	(83)
一、路易十六的处决	(83)
二、拿破仑回到巴黎	(88)
夏多布里昂	(91)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之死	(91)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葬礼	(93)
德·卡斯泰拉纳夫人	(95)
雷卡米埃夫人	(96)
暮年	(96)

德·夏多布里昂夫人	(96)
-----------------	------

一件罪行的始末

垮台	(101)
----------	-------

小拿破仑

主子的卑微和局势的恶劣	(125)
-------------------	-------

莱茵河游记

莱茵河	(147)
-----------	-------

莱茵河的瀑布	(166)
--------------	-------

言行录

巴尔扎克葬词	(175)
--------------	-------

离开比利时	(179)
-------------	-------

《诺曼底号》的沉没	(186)
-----------------	-------

《悲惨世界》	(188)
--------------	-------

巴黎：一八七〇年	(195)
----------------	-------

一、返回巴黎	(195)
--------------	-------

二、致德国人	(197)
--------------	-------

三、致法国人	(203)
--------------	-------

四、致巴黎人民	(208)
---------------	-------

吊唁大仲马	(214)
-------------	-------

乔治·桑葬词	(217)
--------------	-------

伏尔泰百年忌辰讲话	(220)
-----------------	-------

国际文学代表大会开幕词	(233)
-------------------	-------

其 他

天才属于人民.....	(245)
我的儿子们.....	(261)
爱情结合周年纪念册.....	(281)
雨果的散文.....	郑克鲁(311)

见
闻
录

塔 莱 朗^①

1838年5月19日

在圣弗洛朗丹街，有一座大宅和一条阴沟。

大宅是座巍峨、富丽而又阴森森的建筑，长期以来人们称之为“王子官邸”；今日，在它正门的三角楣上只见几个字：“塔莱朗公馆”。这座大宅最后一位主人在这条街上住了四十年，他兴许从没有向这条阴沟扫过一眼。

这是一个古怪、令人惧怕的重要人物；他原名沙尔—莫里斯·德·佩里戈尔；他像马基雅维里^②一样高贵，像贡迪^③一样是个教士，像富歇^④一样还俗，像伏尔泰一样才思敏捷，像魔鬼一样瘸腿。简直可以说，他身上的一切都像他一样一瘸一拐：他以贵族的身份成为共和国的奴仆，他举着

① 塔莱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因事故而变瘸腿，曾任主教(1788)，但接受新思想，与教会分道扬镳。大革命中出使英国，拿破仑时期任外交大臣，后与拿破仑分手，迎接路易十八，曾任议长、驻英大使(1830—1831)等职。

②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著有《君主论》。

③ 贡迪，原为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和外交家的家族，随卡特琳·德·梅迪奇而定居法国，至17世纪末泯灭，此处不知指哪一个贡迪。

④ 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初为神学院学生、教师，后效忠于拿破仑，建立警探组织，后又为波旁王朝效劳。

教士的职衔出入于练兵场所，之后又弃之如敝屣，他那引起多少次丑闻并以自愿分居使之破裂的婚姻，以及被他以卑劣行为辱没了的精神。

然而这个人具有伟大之处；两种政体的光彩融汇在他身上；他是法兰西王国伏区的亲王，又是法兰西帝国的亲王。

三十年来他从大宅深处，从思想深处，几乎支配了欧洲。他同革命亲密相处，讥讽地朝革命微笑，这倒是真的；但革命没有发觉。他接触过、组织过、观察过、洞悉过、感动过、搅乱过、深究过、嘲笑过、丰富过他的时代的一切人和他的世纪的一切思想，他的一生中有过这样的时刻：他手中牵着四五根使文明世界活动的妙不可言的线，法国人的皇帝、意大利国王、莱茵联邦的保护人、瑞士联邦的调停者拿破仑一世都成了他的傀儡。这个人玩弄的手段就是这样高明。

七月革命以后，由他担任侍从长的那个老朽家族倒下了^①，他却重新站稳脚跟，对光着手臂坐在一堆铺路石上面的1830年的民众说：让我成为你们的大使。

他接受过米拉波^②的忏悔和梯也尔^③最初的推心置腹。他谈及自己时说，他是一个大诗人，在三个朝代之中谱写了一个三部曲：第一幕，拿破仑帝国；第二幕，波旁王室；第三幕，奥尔良王室。

他在自己的大宅里完成这一切，而且在这座大宅里，正如蜘蛛在网中一样，他相继引诱和逮住英雄、思想家、伟人、

① 指波旁王族。

②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之一。

③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家，镇压过巴黎公社。

征服者、国王、王公、皇帝、拿破仑、西垓叶斯^①、斯塔尔夫人^②、夏多布里昂^③、邦雅曼·贡斯当^④、俄皇亚历山大、普鲁士的威廉皇帝、奥地利的弗朗索瓦、路易十八^⑤、路易一菲利普^⑥，在近四十年的历史上所有金光闪闪的嗡嗡叫的密探^⑦。

所有这闪光的一群，被这个人深邃的目光所迷惑，相继穿过这道阴暗的大门，门楣上写着：塔莱朗公馆。

前天，1838年5月17日，这个人辞世了。医生们赶来用防腐香料给尸体做了处理。为此，医生们按照埃及人的方式，取出肚子里的内脏和脑壳里的大脑。手术既毕，将塔莱朗亲王变成木乃伊，又将这具木乃伊钉进内壁蒙上白缎的棺柩，医生们便告退了，把大脑留在桌上；这只脑子曾经思考过多少事，启迪过多少人，建造过多少建筑，引导过两次革命，欺骗过二十个国王，容纳过世界。医生走后，有个仆人进来，他看到医生留下的东西：瞧！医生忘了这个。拿它怎么办？他想起街上有条阴沟，他走到那里，把大脑扔到这阴沟里。

Finis rerum^⑧。

① 西垓叶斯(1748—1836)，法国政治家，著有《论特权》、《什么是第三等级》，在历届政府中任职，1815年流亡至布鲁塞尔。

②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批评家，著有《论文学》、《论德国》等。

③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著有《基督教真谛》、《基畔回忆录》等，参阅《夏多布里昂》。

④ 贡斯当(1767—1830)，法国作家、政治家，著有《阿道尔夫》等。

⑤ 路易十八(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24)，他是上了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弟弟。

⑥ 路易一菲利普(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参阅《路易一菲利普的潜逃》。

⑦ “密探”法文为 les mouches，也有“苍蝇”之意，一语双关。

⑧ 拉丁文，结局发人深思。

拿破仑的葬礼

现场札记

1840年12月15日

从早上六点半起，我便听到集合鼓声。我十一点出门。街道空寂无人，店铺门关户闭；只见这儿那儿走过一个老妇人。可以感到整个巴黎就像倾斜的瓶子里的液体那样，倾倒在城市的一边。

天气十分凛冽；阳光绚丽，天空飘浮薄雾。——阴沟结了冰。

正当我来到路易—菲利普桥时，彤云密布，北风刮来的几片雪花扑打在我的脸上。——经过圣母院附近时，我注意到大钟没有敲响。

在圣安德烈—弓街，节日的狂热活动开始显现出来。——是的，这是一个节日；一口在异国他乡的棺槨凯旋归来的节日。——三个穿着破衣烂衫的穷苦工人，他们整个冬天饥寒交迫，却欢天喜地走在我前面。其中一个跳跳蹦蹦，手舞足蹈，疯疯癫癫，一面高喊：皇帝万岁！花枝招展、漂亮而年轻的缝纫女工，由大学生带着走过。出租马车匆匆涌向残老军人院。

走到烘炉街时，雪片纷纷扬扬。天空变得黑蒙蒙。雪花用白色的眼泪洒满天穹。天主似乎也想变得温情。

然而旋风持续时间很短。一束黯淡的阳光照亮了格勒奈尔街和巴克街的拐角，那里，保安警察队拦住车辆。我穿越过去。由辎重兵驾驭的两辆空空无人的四轮大马车在我身后隆隆地开过来，返回他们在格勒奈尔街尽头的营地，这时我来到残老军人院广场。来到那儿，我一时担心一切仪式已经结束，皇帝的棺槨过去了，有多少行人掠过我身边，他们仿佛在返回。这只不过是人群在倒退，被一排徒步的保安警察往后推着。我出示左首第一看台的票子，越过人墙。

这些看台是巨大的脚手架，从河堤一直延伸到那座圆顶建筑^①的栅栏，覆盖着空地的所有草坪。每一边有三座看台。

我到达的时候，右边一溜看台挡住我看到广场。我听到轰隆隆、阴惨惨的响声，就像无数的锤子有节奏地敲在木板上。这是麇集在脚手架上的十万观众在等候送葬行列经过时跺脚取暖，他们在寒风中冻僵了。

我登上看台。景象同样奇特。妇女几乎都穿着肥大的软底鞋，戴着面纱，淹没在一件件皮裘和大衣之中；男人戴着奇形怪状的围巾。

广场的装饰布置得既好又差。平庸装潢着壮伟。林荫大道的两边，是两排英姿勃勃的、巨大的、由于这寒冷的阳光而变得苍白的雕像，它们产生相当美妙的效果。这些雕像看来是白色大理石的，但这种大理石其实是石膏。尽头，面

① 指残老军人院，它的主建筑是圆顶的。

对圆顶建筑，是皇帝的青铜像。这青铜其实也是石膏。在每两座雕像中的一座，有一根趣味相当恶俗的蒙上金色彩布的柱子，上面有只熬汤的锅子，——这时盛满了雪。在雕像后面，是看台和人群；在雕塑之间，散布着保安警察；在看台之上，是一根根旗杆，上端飘拂着六十面狭长形的三色小旗，煞是壮观。

看来，大厦的正门入口没来得及装饰好。在铁栅之上，粗粗搭成用彩布和黑纱结扎的丧礼凯旋门，风吹动这座凯旋门，就像刮着一间破房子天窗上悬挂的旧衣裳。一排光秃秃的、乏味的旗杆耸立在大炮之上，远看酷似小孩插在沙土上的火柴杆。意在当作布满银点的黑纱的破衣烂衫，在这些旗杆之间可怜巴巴地瑟瑟抖动和劈啪作响。

尽头，圆顶建筑装饰着旗帜和黑纱，发出金属冷森森的闪光，在灿烂的天空中被雾气遮得朦朦胧胧，显出既阴沉又辉煌的外貌。

正午到了。

每隔一刻钟，大厦的炮便发出轰鸣。人群踏步跺脚。乔装成市民的宪兵，却被马刺和制服的衣领暴露了真面目，这儿那儿在踟蹰。在我对面，一束光将一座相当恶俗的贞德^①雕像照得明晃晃，它手中握着一根棕榈树枝，好像阳光使它眩目，用来遮挡一样。

离这座雕像几步远的地方，保安警察在一堆沙土上面临升了一堆篝火在暖脚。

① 贞德（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曾奋起带兵驱赶英军，后被活活烧死。

军乐队不时涌入对面搭在两座看台之间的乐池，奏出一段哀乐，然后又匆匆下来，消失在人群中，一会儿又重新出现。他们离开乐池是为了上酒馆。

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在看台间游荡，出售一个苏的悲歌和丧仪介绍。我买了两份。

所有的目光都盯住凯道赛^①那个街角，送葬行列应从那边出现。寒冷使人们的不耐烦在增长。黑烟和白烟这里那里透过香榭丽舍雾蒙蒙的树丛袅袅上升，只听到远处的大炮轰鸣声。

骤然间，保安警察奔向武器。一个传令官跑步穿过林荫大道。组成了夹道的人墙。工人们将梯子架在壁柱上，开始点燃那些熬汤的锅子。在残老军人院的東西角落，大炮轰隆齐鸣；一片黄色的浓烟闪出金光，布满这整个角落。从我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炮兵的操作。这是两门带镌刻的漂亮的十七世纪古炮，从响声中可以感到这大炮是青铜铸造的。——送葬行列接近了。

十二点半。

在空地尽头，靠近河边，两排骑马的、黄色皮制装备的精锐士兵庄重地出现了。这是塞纳区的宪兵部队，送葬行列的前导。这时，太阳履行它的职责，壮丽地出现了。我们处在奥斯特利兹^②那个月份中。

在塞纳区宪兵部队的高顶皮军帽之后，是巴黎保安警察的铜盔，然后是枪骑兵被风吹得悠来晃去的三色燕尾小

① 凯道赛历来为法国外交部所在地。

② 奥斯特利兹位于当今捷克境内，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在此大胜奥俄联军。

旗。响起军乐和铜鼓声。

有个穿蓝色工作罩衣的人，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从构架外侧爬到我对面的看台上。没有人帮助他。一个戴白手套的看客瞧着他攀爬，朝他伸出了手。可是这个人已经爬上来了。

送葬行列有将军和元帅参加，十分壮观。阳光照射在手执短来复枪的步兵胸甲上，使他们胸前那耀人眼目的星形徽章闪光。三个军校的学生骄矜而庄重地走过。然后是炮兵和步兵，仿佛他们是奔赴战场；辎重车在后部备有替换轮子，士兵们背着背包。

不远处，一座巨大的路易十四的雕像，非常雄浑魁伟，风格不俗，被阳光照成金色，似乎吃惊地凝视着这盛大的仪式。

保安警察的马队出现了。人群中爆发出喧哗声。人群秩序井然；但过来的是一支声誉不佳的部队，却在这样的送葬行列中会有一席之地。人们笑起来。

我听到这段对话：

“瞧！这个大块头上校！他手执军刀的模样多么可笑！”——“这是哪个家伙？”——“这是蒙塔利韦。”

现在没完没了的保安警察队伍徒步列队而过，步枪倒挂，在这灰色天空的阴影中，队列显得像细线。一个骑马的保安警察，波兰式军帽掉了，竟然就这样光着脑袋奔驰了一会儿，使观众，也就是说，使十万人笑得合不上嘴。

送葬行列不时停下来，然后又往前走。已经点燃了熬汤的锅，这些锅在雕像之间像盛潘趣酒的大碗冒着汽。

人群更加聚精会神。“漂亮母鸡号”战舰随军神甫那辆